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五十二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宋徵輿轅文叅閱

梅客生奏疏

疏

梅國禎

爲叛丁悖亂異常時事萬分可慮疏

寧夏悖賊

近見邸報寧夏家丁劉東陽等賊上擅權據城掠堡此非常大變視唐藩鎮之禍猶有甚焉最可恨者逼

使總兵弭維忠疏列巡撫党馨罪狀其二十餘條之內多係款虜以來題准遵行此其意蓋隱然暴揚時弊以煽惑各邊其謀更不軌矣今之議者不過曰變起倉卒衆由脅迫緩之可散其乍合之黨急之恐堅其致死之心不知各惡權勢已成蓄謀非淺其心必不肯悔禍其黨又無敢先發遷延一日則禍深一日狂謀愈成黨與愈固聲勢愈大風聞愈遠脇從愈多人心愈疑既難以俟其自定又不可嚇以虛聲外有勾連內有觀望近者蠶食遠者震驚將來之患有不

可勝言者矣。爲今之計，非力勦無以定禍亂，非分別無以宥無辜，非詔赦無以安脇從，非特遣無以重事權，非破格無以用豪傑，非便宜無以中事機，非重賞無以作士氣。科臣王德完請羅豪傑，真爲濟時之急。昨見寧夏各堡多爲所制，而平虜叅將蕭如熏獨能相持，則任將之明驗也。以臣私計，求舊易于得人，使功不如使過，除各邊見任，及已經調遣，不宜更議外。若退閑可任，則無如原任遼東總兵李成梁者。屢經戰陣，紀律嚴明。其子李如松、李如栢、李如楨皆負大

李氏不當用之于遼東若用之

列鎮使捕反者則先聲足以攝人

將之才。李如樟、李如梅，又爲少年之傑。其家丁自各有官守之外，尚多同心敢戰之人。世受重恩，必不自頽于末路。屢經論列，更思昭雪其前功。年力未衰，威名久著。各邊將領，誰不畏服。上下相信，父子同心，不惟勇略足以成功，亦且先聲可以奪氣。若慮其權多分屬地，非素歷宜于文臣中，暢曉軍情，實心任事者，公舉一人，監其軍事，謀勇相資，調遣隨宜。他如閩、倭、及戴罪將領，史宸、張應種、麻貴、馬孔英、倪敏政等，或素經戰陣，或膽勇過人，皆可隨軍使之自効。若遼東

未代曠日持久。或令伊子原任總兵李如松先往料理。勒限起行。卽未必刻期擒勦。斷足以制其死命。天威旣臨。不敢四出。魚遊釜中。勢必自亂。附近營路。特以無恐。他方觀望。憚而自戢。待首惡正法之後。大加賑恤。使朝廷之威惠並行。紀綱大正。此機宜之當決。宿將之當任也。若失此不圖。臣未見其得策矣。然臣又聞之。罅隙將成者。當急爲補塞。琴瑟不調者。必改而更張。今寧夏之變。正罅隙將成之會。而致變之由。則琴瑟不調之驗也。我朝事自洪武以至嘉靖。一時

○惟○論○每○有○此○其○

也。自隆慶以至萬曆十八年一時也。自十八年以至今日又一時也。蓋洪武以至嘉靖。虜無歲不犯。我無歲不備。各軍雖有戰守之勞。無尅削之苦。嘉靖以至隆慶。和議旣成。不修戰守。各軍雖有尅削之苦。而無操練之勞。今時則異是矣。外實修和。而內欲兼戰。修和則不免仍尅削以爲媚虜之資。兼戰則徒有操練而無首功之望。臣前疏有云。不加矜恤而尅削是聞。使之治生不給。發身無階。已逆知其有今日之弊矣。卽總兵張維忠疏內所列。據臣所知。有載在會計錄。

者有新經題准者，有係寧夏舊例，有在各邊通行，諸如此類，皆以節省爲重，以矜恤爲輕，暫行于無事之時，尚難以得其心，相沿于用武之日，其何以免其怨。巡撫黨馨不能變通，而更爲嚴峻，以致叛軍借以爲名，鼓衆倡亂，紀綱大壞，人心動搖，宜勅兵科會同彼處巡按御史，逐款清查，或係原舊有行，或係黨馨作俑，當因者明著爲例，當革者卽爲調停，此弊政之當清者也。又如京營軍士，素稱虛設，有急則慮其孱弱，而別爲調遣，閑暇則畏其訛言，而不敢深求，臣前疏

中思有以鼓舞之。而言不見用。近見侍郎王基條陳四事。悉切實用。臣叩其議論。採之人情。慷慨敢爲。人樂爲用。若卽以本官授之。協理聽其主張。而又明賞罰。均勞逸。察疾苦。教技擊。則數月而人心悅。期年而神氣壯。內之以護衛神京。外之以風示遠近。仍通行各邊督撫。凡利所當興。弊所當革。悉心條議。毋畏浮言。毋沿舊習。惠行而威令可施政。平而驕悍自服。其有違置失宜。苟且塞責。訪實叅奏。別選賢能。此皆救時之急務。轉移之微權。伏乞採覽。卽賜允行。不惟一

方之悖亂可平。而各邊之人心悉定。撫督不至掣肘。而外夷亦將落膽矣。其餘有關大計。先爲諸臣已言者。臣不敢復瀆也。

第五疏

寧夏事情

臣奉勅監督官兵。親詣討賊。除同總兵官李如松調兵前往外。近見賊情狡詐。嬰城自守。陽示卑順。以緩我師。廣結虜衆。以爲聲援。意待秋高。虜集而後公然橫逞。其情甚明。而其勢甚急也。臣之所誓。在披肝膽。以和將領之心。同甘苦。以作士卒之氣。宣威信。以散

賊虜之黨。體主恩以全勝從之命。至于攻取進止。在相度機宜。廣集衆思。難以預定。此皆臣之得以自盡者。其有勢不得自盡者。不得不望之。陛下也。伏望勅部覆議上請施行。一曰論諸臣以急公義。昔廉藺同心。秦不敢侮。以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讐也。今討逆諸臣自督撫以及將領。皆負重望。權各不同。萬一各持意見不相協和。則僨事不小。須得嚴諭。務以國事爲重。一切嫌疑禮數。不得介意。臣到之日。與之歃血設誓。有二心者。天地祖宗是糾。是殛。至于用兵。

不過利其子。女財帛耳。夫受恩則朝廷爲重。計利則撫賞爲多。虜亦未必不見及此也。但順逆不與分別。則彼亦無以自白耳。宜遣通官查問。曉諭有原不助賊。或始助中止者爲一等。卽與嘉獎。其效順有能擒獻賊首者爲一等。照依欽定賞格。厚加封賞。仍以各賊資財。盡數給予。其有諭之不改。甘心從逆者。又爲一等。是自取誅夷罪在不赦。容臣等會同諸將嚴兵以殲其衆。分銳以搗其巢。庶虜勢旣散。而賊膽自棄矣。四曰專責以制虜患。虜酋所近鎮城。各有督撫總

協等官。如督臣魏學會。親駐花馬池。極爲得體。則清水興武橫城一帶。可保無事。至于延綏宜責之賈仁元。固原責之沈思孝。甘肅責之田樂。及各該總鎮將領等官。虜如不動。則相安無事。若稱兵內犯。則嚴兵固圍。以遏其鋒。或虜往寧夏。卽出師搗巢。以牽其勢。須多方偵探。使不得動。庶我兵專力于賊。而各鎮之功。不在討逆之後矣。五日。豫儲侍以濟士馬。寧夏餽糧。不啻千里。樵採供爨。無所取給。近聞偏關之外。絕無葦草。非先行置辦。恐時刻缺乏。則人心不安。須行

司道及管糧府佐等官。或百里或五十里。定委一官。駐劄常川。撥運。務令有餘。仍多發太倉及馬價等項銀兩。解赴軍前。不但行軍犒賞。不可稽遲。卽賊平之後。除賞功外。修理城堡。安撫人民。招補軍丁。所費不貲。川之有餘。卽貯庫藏。以抵日後京運。不得妄費。若臨期請討。將何能濟。此猶萬分至緊。不可緩者也。六曰禁妄殺以安人心。驗賊首級。與虜不同。虜有灸痕。巾痕種種可辨。賊係中國之人。倘妄殺冒功。不惟負乎以討賊不宜割級也陛下好生之意。而適以堅從賊者死守之心矣。臣請

惟臨陣斬獲者，准以首級報功。其四外不時勦捕，須令生擒，准與首功同賞。容臣會同各官審實，或卽時誅戮，或監候待奏。或從權釋放，至于破城之後，猶宜嚴禁，有妄殺一人，及擅入民家者，卽時梟示，以正軍法。庶功無冒濫，而民知有生矣。

第八疏

寧夏事情

寧夏事情已經二次具奏，自是以來，督臣魏學會、信臣之真，而臣亦憫學會之苦，相與約誓同心滅賊。臣感其忠誠，盡心計議。學會每夜露香跪禱，願以餘生

觀督臣於討逆甚有功以一語獲被逮不旬日而西
贖一城生命。彼此布置事有端緒。除一切瑣屑不敢

李克平新督帶公勿如也

贖陳外。自七月二十一日開閘放水。城被浸壞。四面
各數十丈。軍心踊躍。以爲必克。三十日夜。賊駕船十
一隻。偷窺叅將達雲所守堤岸。擒縛軍士。被提督李
如松冲退。斬獲一十六名。至八月初一日。叅將來保。
所築堤岸。被水冲決。遂棄前功。幸初六日。賊據教場。
屏貴奮勇占奪。初七日。賊修東城。俞尚德親往擒斬。
自此喪氣。不敢復出。城中糧盡。樹皮敗靴。悉以充食。
飢民擁賊。早求招安。賊因給之曰。朝廷已有鐵牌招

安奈諸將匿之欲盡殺爾輩。愚民盡爲所惑。我軍亦以爲言。臣知其然。于十二日大出榜示。略云許朝等既求招安。先將城內飢民開報。限三日內迎大兵入城。分別賑濟。如有疑畏。先將飢民赴河西寨給領。至十五日。又出一示云。三日已滿。既不開門。又不放出支領。顯是各賊原無求招實意。要將闔城餓死。又令我軍勞苦。軍民之心。始共恨賊。十六日魏學會遣千總潘宗把總劉祿到城。跪稱鐵牌已到。誘其出迎。暗約諸將出。卽擒制。或進而圖之。葉夢熊亦差標兵百

餘暗伏接應事機可成。謀洩而止。二十日着力兎打。正把都兒合黨助賊。先該魏學會調有防堡人馬。李如松又遣遊擊李寧往鎮北堡勦殺。二十一日虜又渡河。從李剛堡進入。離城僅三十餘里。臣見事急。欲待督撫傳示。遠不及事。欲自行調遣。又嫌侵越。惟令標下把總張澤等領兵百人。先往埋伏。後臣中軍李如樟挺身願往。臣壯而遣之。令其約會麻貴李寧王通李有昇等領兵三千。李如松恐其有失。親領千人手敵虜首。虜衆大敗。各賊失望。我軍懽聲雷動。皆云

希有之捷原任總兵劉承嗣又將決隄修補水復到城督臣葉夢熊許約撫臣至期親督攻打以賊勢度之內絕民食外無虜援水一到城必多頽壞萬無不克之理倘不如意惟有坐困但恐軍民盡爲餓殍各賊尚支一年邊地早寒八月已雪三軍野宿何能久存不撤則恐生他變勢必散屯各堡無奈將心漸離皆稱有病臣與蔡可賢蕭如熏再三調停尚不能挽倘人心一弛則虜賊復合着打已被殺敗莊吉求撫未得賊知其有恨于我而以重幣購之東西並進腹

背受敵。不惟喪其前功。抑且有後患。此臣之所甚恐也。雖事權與臣無干。而狗馬之心。不能自己。謹條爲六議。惟陛下察之。一議恩澤。昔越王投醪。而三軍心醉。楚莊拊循。而十人挾纊。蓋誠意之感人深。而衣食之及人淺也。陛下端居九重。慮周萬里。何嘗一日忘西征將士哉。顧屢蒙皇賞。皆視爲常例。不知所自。似宜特發綸音。念將士寒苦。卽以在軍銀兩。各給冬衣。容臣等宣諭。使人人明知聖意。則一時鼓舞。奚啻紫貂裘帽之賜哉。三議塘報。從來各邊軍情。皆據

將官塘報。臣在軍中。極知其弊。如虜本數十。則曰數百數千。本未見虜。則曰彼此砍殺。止獲一二首級。則曰殺死數多。盡被扛去。軍士多被殺掠。則曰中傷軍丁。尚未查數。如臣在營中查問。我軍有無被擒。皆曰無有。忽賊放回竇元等十一人。皆節被擒縛。獨非軍乎。問賊徒有無出城。皆曰無有。及捉獲奸細王羊等數人。皆從城內出邊。其未獲者。尚有數十。獨非賊乎。諸如此類。難以枚舉。此臣之具奏。必查核明白。不敢止據塘報。自同欺罔。如沙泮之敗。雖在河東。與臣無

與但禦虜軍士皆討賊之數據報麻貴損兵一百八十。今未到者三百餘名。苗兵死者六百五十。今全軍未見一人。卽如李如松張亮堡之戰。從來所無。因臣未查實。未敢報。蓋無功之罪小。而欺君之罪大也。宜專委賢能司道。親在軍中。專查功罪。庶欺蔽無所容。而賞罰亦得其實也。四議賞罰。將帥之所以鼓舞人心者。惟賞與罰。必賞當功。罰當罪。而後人心悅服。諸葛亮罰二十以上。必親覽焉。誠恐以不當而失人心也。行罰如此。則行賞可知。今之人才。不知視諸葛何

如而所謂賞罰皆非親見。或主以偏係之私而決之于左右之口。多置伺察以爲耳目。不知諸將巧于彌縫。小人易以利動。耳目愈多。而是非愈亂。似宜親在行間。不厭詳慎。若行之任意。恐有功不賞。已難示勸。况不賞而反罰。誰不怨望。有罪不罰。已難示懲。况不罰而反賞。適啓倖門。此不可不嚴爲之防也。五議冒功。軍中欺罔。其事非一。而最可恨者。冒功爲甚。有自圖陞賞。贖罪而買他人首級者。有實未出門。而竄名督陣者。有畏其勢力。而奪彼與此者。有以民爲賊。以

中國爲夷狄者。甚至見人獲功。殺而奪之。併所奪首級。與所殺獲功之首。而成二功者。及委官視驗。不過全憑塘報。卽再四查覈。又以初勘爲準。人冒死以得功。已安坐而攘之。至妄殺平人者。不以抵命足矣。反從而賞之。如天理何。人心離散。以至覆敗。率由于此。相沿已久。難以盡革。惟隨其發覺。而重法繩之。或可警一而懲百也。附第六條以上六條。皆有所據。但用人之際。不宜輕洩。恐激他害。伏乞勅下該部。查議採擇施行。不惟西夏有賴。凡于軍政。未必無小補也。

加包邊堡疏

修堡

以下公爲宜大總督時於上

該臣看得草塚山建在絕徼與虜止隔一壠而界內趙家口滅胡口驢皮窰諸處皆係極衝要路未款之先虜人內訌必由是入近日雖經建堡設兵扼其險要第土脉沙礮似難固守而汲水之泉距堡三里不加保護必爲敵資又如水泉管挺出邊外距虜不盈一舍而紅門隘口又爲華夷互市之場舊堡建立平曠逼近上山常有棄險之患近添附堡據其上遊雖足拒守第舊堡與新堡既合一城舊係磚包新皆土

築勢有堅瑕之異。是二堡俱應磚石包砌，方爲一勞永逸。據今該道所議二堡工程，除合用軍壯於該界原額之內撥發，無庸別議外，惟食米鹽菜銀兩，在草垛山并護水磚塹，合用銀三千一百八十兩四錢五分，除該道自理紙贖四百兩外，欲將平陽等處民壯免班二百餘名，徵其工食以充是用。臣以爲平陽今歲荒旱，徵銀亦難。查得布政司見有收貯臣衙門賞功銀兩，于內可動二千兩，再于臣衙門紙贖內除解抵年例外支剩者，續發五百兩，連該道前銀共足二

千九百兩止少銀二百八十兩四錢五分爲數不多聽該道臨時設處在水泉附堡合用銀兩已有職節發西路修墩支剩酒課等銀足可支用人力既不借于別界錢糧又不煩于內帑安邊設險委不容緩者矣、

請罷榷稅疏

宣府榷稅

准巡撫宣府都御史王象乾會稿據山西布按二司守巡口北道左布政使孫維城副使張國璽會呈查得本鎮所屬張家口堡設在絕徼極目荒涼諸物不

產自隆慶五年。北虜款貢以來。始立市場。每年互市。

此王鑑川所定通

段布買自江南。皮張易之湖廣。彼時督撫以各部夷

夷。偏不費國兼收其稅二兩。利○之○道○。

人衆多。互市錢糧有限。乃爲廣召四方商販使之自

相貿易。是爲民市之始。間有商稅。卽以充在市文武

將吏一切廩餼軍丁犒賞之費。至萬曆十九年。該閩

科給事中鍾羽正。清查市本。題准每年于市稅內。湊

支二千兩。一切廩糧悉從減削。亦已無遺利矣。今百

戶劉思忠。復奏抽稅。以助大工。其本鎮原立課稅。若

令停止。則市本他無所出。若照舊抽取。則商稅難以

重徵况今虜王聞陝西大捷頗懷疑畏傳示東西部落拔帳北徙節于上西路膳房新開新河及大同天城殺胡助馬山西偏頭關等堡之所傳報者歷歷可據情形正在叵測倘權稅之使一或委用匪人秉性顛蒙毫釐必較萬一激成他變關係匪輕相應亟請停止呈到職謹會議得宜鎮市場惟是張家口一處華夷封疆界在咫尺黃沙白草滿目蕭條蓋向來商賈舟車足跡所罕到之地歛市之後當事諸臣以市本有限金繒所可羈縻者諸部曾首耳引弓之民種



類繁多，欲使安于無事，必使人遂所求，乃復廣召商販，令與諸夷自相交易。除鋼鐵羽毛違禁貨物無敢此項之貨，稅之自不在此當之注，別項之貨，稅之亦不在此。竊聞其餘一切段布菽粟馬尾雜貨，聽其有無貿遷，間有稅銀，卽充在市將吏廩糧，防護軍丁犒賞之費。自十九年，科臣清查錢糧，括及市稅，并將廩犒減削，以補市本之不足。在市商人，因已喋喋訴其不支矣。今劉思忠復請特遣課使抽稅以佐大工，夫供御之課，旣欲加添，市本之課，別無補湊，必且重抽于市商矣。商不支，必且加派于各城堡之居民矣。宣鎮軍多

民少市口絕無居民。必且加派于屯住防護之貧軍矣。此臣等所大懼也。其何能以無言。臣等竊惟市商限布狐皮一切雜貨。來自蘇杭湖廣。由臨清以至天津蘆溝通灣。其稅不知凡幾。及至市口。又重稅之。彼富商大賈者。操其厚貲。孰肯遠出塞上。寄跡窮荒。惟是機利。鴈民市井無聊之輩。乃始稱貸出息。跋涉山川。蒙犯霜露。擔負重繭。以與胡兒爭杪忽之利。以爲蔽體餬口之資。權其貲債子母。儻質聚糧之費。與夫涉歷關津。閱課之徵。所餘幾何。今一貨一人。稅而又

稅。腹膏。昨髓。一羊十皮。熙熙而來者。無所牟其利。抑
且有其害。是重困商也。彼登龍射利之夫。孰肯復逾
關北出一步。夫商人者非他。卽 皇上中原供賦稅
徭役之赤子也。思忠獨奈何其欲重困之也。宜鎮極
邊。百物不產。今已入夏。麥未出土。纔及八月。便已隕
霜。布帛菽粟。無一不仰給于四方。商不至則用乏。物
價騰踊。何所資藉。夫士也。荷戈覘陴。衝鋒冒矢。以身
爲殉。歲餉不過六七金而止耳。八口之家。咸資贍養。
樂歲豐年。猶然不免于啼飢號寒之患。卽課使憐念

貧軍。毫不加派。一旦物價騰踊。無所資籍。其不至逃亡不止也。上谷自居庸抵懷安。由市口及廣昌。延袤不出四百里之外。彈丸黑子。毫無所供于御府。國家歲畜十萬之士馬。捐百萬之經費。一歲給之布花三歲給之腓襖。真夷通丁。給之肉菜。豈其重惜此砂磧之地哉。無亦養此一方窮民。保此一方亭障。爲

陵京屏。晨焉耳。馬雖出自虜中。胡兒生長馬上。以馬代足。愛惜馬力。甚于其身。何肯以名馬入市。臣等非敢臆說也。客歲兀慎朝台吉宗種貴落也。乘馬被盜。

重購索之。不愛百金。既獲。摩撫其馬。涕泗橫流。曰。若見吾父也。臣等怪其已甚。夷使曰。急難是寄。猶之其生之也。夷人惜馬。若是焉。可得其名馬。思忠既進獻名馬爲詞。夷馬入市。呵訾詆欺。減估勒值。何所不至。夷性狡悍。喜則人面。怒則獸心。夫豈堪此。其勢必至露刃相向。何論名馬。雖駑駘下乘。孰肯驅而南市哉。吳楚之禍。始于卑梁。思忠獨奈何。以三十年款市之虜。與爭細利。而生其心也。臣等莊誦明旨。不許擾害地方。聖意非不諄切。第無知弁類。逐逐眈眈。顯以借

口大工，陰以滿志，谿壑其視地方之擾害，奚啻秦越之瘠肥，邊庭何地，關市何市，利害安危，介在呼吸，是可容其橫征苛斂，以魚肉華夷，列肆之人哉，伏望我皇上，軫軍國之大計，慎宗社之遠圖，思商民之艱，端必不可冒開，憐堯堉之窮民，必不可復擾，可收回成命，姑免筦權，庶夷情相安，而塞下救寧矣。

請復戰馬疏

大同戰馬

准翼北道右布政使白希繡等會呈，蒙職憲牌，照得本院蒞任以來，詢訪邊政，咸稱馬數太少，值今虜王

諸會因延鎮出兵套虜被創狐兔相憐率徙帳山後
 蓄謀叵測萬一寒盟緩急何賴牌仰各道會查各營
 馬匹明確具由通詳以憑施行各道遵依會看得大
 同一鎮內障神京外直虜穴其衝且重不與諸邊等
 尺垣之外用駢者大同則應用駢也羶幕環集而又無名山峻谷之險以限之
 虜有變輒易入入輒易深非徒步之卒所能禦也虜
 之雄會巨部飛鞚鳴鏑之羣聚如林莽突如風雨非
 單弱之騎所能近也故所恃以壯軍威遏虜鋒者非
 多馬固不可曩當未款之先本鎮戰馬蓋三萬八千

奉邊禦虜有宜川志者有宜

有奇猶不足備衝擊之用。款貢以後，至萬曆十八年，

裁馬利充市實此壯四習失備

輒裁驚馬四千匹。以料草抵充主餉。十九年該閱視

之弊

少卿曾乾亨復議裁戰馬四千匹。以料草抵充市本。僅以三萬匹爲額。遂至壘多步伍。士無兼騎。甚有一叅遊而馬不滿三百者。一守操而馬不滿十數者。夫本鎮與宣府並稱重地。其邊之延長同。其所當虜之強盛同。其軍士皆八萬又同。而宣鎮馬不下四萬。本鎮乃纔二萬餘。宣鎮東征之馬盡數買補。本鎮未補者尚該三千三百有奇。比鄰之境虛實迥絕。實足以

特以征後馬已耗廢故又不及二萬之數

啓玩而召侮。况邇者虜懲延綏之役。日枕戈援轡。震駭于沙漠之外。倘一旦渝盟。以我二萬餘騎。星散于數百里之間。當數十萬濤奔螳聚之勢。其何以振威而決勝也哉。所有前項裁汰征調馬匹。俱當亟爲議補。呈乞俯賜會題。該臣會同巡撫大同都御史房守上議。照大同孤懸重鎮。直當虜王巢穴。一應防禦機宜。視諸邊獨稱孔棘。查得先年原設額軍一十三萬五千有奇。馬五萬一千有奇。嘉靖間。偶因一二歲邊事稍寧。遂議銷兵節餉。軍僅以八萬八千爲額。馬僅

以三萬八千爲額，從此武備單弱，虜勢猖獗，往往乘虛踰入，攻城陷堡，慘不可言。如石州失守，朔州殘毀，足爲殷鑒。迄今譚邊者，尚扼腕于銷滅之議，大爲失策。迨隆慶初，把漢投降，俺答乞款，自是二十餘年，雖封疆晏然無事，正宜外示羈縻，內修戰守，固不宜苟旦夕之安，忘久遠之慮，遂輕議減兵省餉爲也。奈何萬曆十八年，奉議停汰駑馬四千匹，所省料草改充主餉。十九年，閩視少卿曾乾亨又議裁戰馬四千匹，所省料草改充市本，所存額馬止于三萬。當時在事

督撫諸臣。心知其不可。然以彼時內廷議論。崇尚節
省。欲爭之不得。次年東倭發難。一切增兵增餉。皆揣
意于東。本鎮益緘口不敢言復額馬事。且調去征倭
馬七千九百八十七匹。中間又有倒死變賣買補不
全之數。據今實在馬纔二萬餘匹。三雲邊備單弱至
此極矣。伏乞勅下戶兵二部。再加查議。合無將本鎮
戰馬姑准以三萬四千匹爲額。其餘四千匹。待後另
行議復。應用馬價。就于二十七年客兵年例內移動
四萬兩。仍查刷椿贓朋合等銀二萬。通融買補。應支

料草卽于軍門標兵節省行糧料草銀內動支其未
補征倭馬三千三百一十七匹俯准予寄養馬內照
數兌給或照宣府事例准發太僕馬價五萬三千七
十二兩買補事完造冊繳查爲此具本謹題

再請罷權稅疏

大同權稅

准巡撫大同右副都御史房守士會稿近准戶部咨
爲比例徵收稅銀等事該錦衣衛上後所百戶劉思
忠具題等因奉 聖旨這所奏蘆溝橋等處往來旱
路貨物及名馬稅課有裨國用就着通灣督店御馬

監右監丞張燁不妨店務帶管督率原奏官民前去彼處會同撫按等官照例徵收銀兩及馬匹解進不許擾害地方寫勅與他備咨到臣一聞之不勝憂惶謹會同巡撫大同都御史房守士議照國家權稅通商原有定制在各省直四通八達之衢商販輻輳之地則設有部臣監督各鈔關稅務在各府則設有稅課司征收稅銀法至詳備原無滲漏不征之地二項所征稅銀係鈔關者則盡數解部濟邊係腹裏府分大都以十之二三畱充本地公用其餘十之七八

皆解部濟邊，係邊方府分。則徑畱濟邊公用，免行解部。總之稅銀多爲濟邊，而設卽在腹裏者，尚且解部轉發。其在邊郡者，又焉有不畱邊用，而可以征收內解者。此國家征稅定制，二百年來未之有改也。今查大同設在極邊，原有稅課司一處，一官一吏，征收稅銀，歲約計少者五六千兩，多者六七千兩。已該前任巡撫朱笈于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內，巡撫賈應元於萬曆九年六月內，題奉欽依聽充賞功操練等項支用。萬曆十九年，戶部奉旨清查餘課，又該前

任巡撫邢玠，巡按連標，覆將前項公用欸目造冊繳稅銀，准留本鎮公用，節奉明旨，炳如日星，繳冊在部可覆而按也。其各公用大約如賞功歲用銀二千餘兩，操賞歲用銀一千餘兩，鼓舞將士勇敢用銀三百餘兩，優犒歸降哨役用銀一百餘兩，總督撫按及司道等衙門心紅供億用銀二千六七百兩，各道旗幟家活書辦工食蔬菜用銀五百餘兩，官承廩糧用銀二百餘兩，獎勵文武官員花幣用銀一百四十餘兩，互市文武官員犒賞用銀三百餘兩，解工部羊皮折

價銀一百三十二兩。舉監生員會試科舉盤纏用銀一百九十五兩。將官守操月紙月炭等項用銀四百一十九兩二錢。貧宗米布用銀四百四兩五錢。知府同知通判推官各州縣所首領等官俸糧家活等項用銀一千八十一兩九錢八分。年終犒賞通丁用銀二百兩。孤老口糧用銀三十六兩。總計不下六七十七款。歲用大約萬兩有奇。皆可屈指臚列。毫釐不容假捏者也。每年所入常不敷所出。則又東那西借。甚如先年請發兵部馬價以佐功賞。今若將此稅銀解助

大工前項公用皆係必不可缺之數將分派極邊之

止令通清內臣帶旨征稅入內帑不另遣使在鎮抽稅故其惠少減丁建東而無內臣高淮激步之

窮民乎抑復請諸內帑乎臣等計不知所出矣且九

邊之地無不稱窮苦而至窮至苦則大同爲第一地

濱窮荒土脉沙瘠而風氣寒冰異常稽事歲僅一熟

稍遇旱荒卽一熟不可得自穀豈稷黍之外百物不

產如虜款以來一應互市貨物縑帛布疋則取諸吳

越狐皮水獺等物則取諸蘄黃逐年給以帑銀董以

專官皆跋涉數千里外經年而後可至原奏官乃謂

本地出產狐裘布疋此二物者本地何嘗產一哉鎮

城軍餘人等不下數萬。率皆荷戈防胡。不習耕桑之業。諸日用蔬菜布疋器具。悉仰給內地。而內地經商攘攘爲利。亦皆荷擔負囊。登山涉水。不憚險遠而來。與邊氓競刀錐。稍求什一之息。故窮邊軍士。藉此存活。以捍衛邊圉。今抽稅之令一下。商賈聞風。驚遁不敢赴邊。而貧軍衣食。何從置辦。無乃斷絕其生理。驅而之逃。以空行伍。弃邊疆以資敵乎。又其所稱得勝等市口。查得本鎮有市口三處。其一得勝與虜王大部相直。其一新平與五路段奈等會相值。其一守口

與兀慎擺腰等會相直。此三市口一牆之外俱爲虜巢。其地比鎮城益苦寒。益險惡。貢夷出入之衝。互市之所。每年開大市一次。每月小市一次。每市不過三二日。虜人擐甲市口之外。官兵擐甲市口之內。兩相戒防。無異對壘。各夷或以羊皮。或以馬尾。或以板木。穀米之數。與口內軍餘互相貿易。原無奇貨異產。每年所收稅銀。少不過二三百兩。多不過四五百兩。俱佐前開賞功等項支用。此涓滴之水。何濟于用哉。至其所稱名馬。更爲可異。本鎮歲易夷馬數有萬餘。全

屬。驚。弱。不。堪。騎。征。在。我。償。價。不。過。數。兩。蓋。中。國。原。籍。
款。貢。以。示。羈。縻。彼。安。得。有。名。馬。入。塞。我。若。深。求。彼。且。
狂。悖。勢。必。激。而。寒。盟。其。所。關。係。良。非。細。故。間。有。番。僧。
持。馬。來。售。中。有。堪。任。騎。征。者。方。用。官。價。易。買。以。給。軍。
士。夫。賣。馬。者。番。僧。從。來。無。向。夷。狄。取。稅。之。例。買。馬。者。
貧。軍。軍。買。一。馬。且。有。蕩。產。鬻。子。以。賠。累。者。焉。得。重。稅。
而。困。之。原。奏。官。稱。選。名。馬。解。進。臣。等。不。知。其。解。也。臣。
等。叨。任。拊。循。安。攘。是。竒。設。坐。視。不。言。他。日。中。使。至。鎮。
前。稅。既。係。濟。邊。名。馬。無。從。選。取。而。狐。裘。馬。尾。之。類。又。

非本地所產。于時原奏官計無所之。勢必畏罪懷奸。愆憑中使。事外滋端。橫行徵歛。用實所奏之言。與免謬妄之罰。其害不在軍民。則在商賈。地方受困。人心動搖。皇上不許害擾明旨。竟至悖違。况強宗悍卒。雜處鎮城。驕虜中行。睥睨四疆。而虜王自延鎮用兵之後。營帳北徙。蓄謀叵測。目下人情驚惶。處處戒嚴。草青馬壯。又不知作何景象。倘內激悍卒。外挑強虜。釀成大禍。或草澤不逞之徒。伺隙而動。海內携貳之民。聞風而應。豈獨一鎮封疆之利害。其所關于宗

社之安危尚忍言哉。至此恐邊稅未必入內帑而將不免請內帑以濟軍興。啞臍之悔何嗟及矣。昨見遼東開礦右監丞高淮爲榷稅事奉有明旨。遼東係邊方衝鎮。還照勅諭一切事務。公共會議而行。勿得偏執私見。各分彼此。致啓弊端。爭瀆煩擾。臣等莊誦

皇上德音。知邊地關係虜情。令中使與撫按計議而行。真明見萬里。彼遼東猶在關門之外。大同咫尺

陵京。其所關係之重。奚啻遼東。故臣等不避斧鉞。敢以邊地榷稅之利害爲皇上陳之。伏望將中使亟

賜停遣封疆幸甚。宗社幸甚。

辨捨曾不助套虜疏

題爲西虜合謀大舉勢已阡危乞勅當事諸臣并力一心共圖戡定以保疆圉萬全事項接邸報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等一本題前事大意謂套虜入犯延緩彼中揭報捨曾助兵三萬五千宣大諸臣墮其掩耳盜鈴之計臣讀之不勝惶恐不勝駭異事之始末不敢瑣屑以瀆聖聽但關係邊計者不得不略陳之今年正月內捨曾遣使來謝云吉能等賴前督蕭大

寧王世揚與臣之力和款已定馬匹已進臣諭之既許款貢當盡心報荅朝廷不可復生異心至二月又報不知延綏何故擣巢原有部落宰牙氣等何在彼處住牧一併勦殺乞臣講處臣諭之套虜一面求款一面要爭松山反覆不常以致延鎮殺他若求助兵決不可聽你的部落帳房與套虜相近兵馬一出各要爭功誰與分辨夷使復來稟云王子決不助他但延鎮惹下事來屢誣我助兵我既不助更將今年貢馬早于往年以明心迹臣許之而去後又報小佛僧

欲往西番落番，臣遣通官駱勇等以書諭之，捨僧復書，謂佛僧堅執要去，若不聽他，恐草地不安，只從邊外遠行，不近中國，去時仍差好人發誓，求通官同行，以見無助兵之事，其後土骨赤武天祥等來領欽賞，臣責以佛僧西行，我差通官諭止，是爲你的大事，於今人正說你助兵，若人馬送佛僧往西，正中其言，我必革賞問罪。土骨赤等傳到臣言，復來稟云，三娘子聞臣之言，甚說王子不是，今已甚悔，不令佛僧西去，只望不要怪他，此人所共見共聞，夷稟見存，臣曾將

虜不助兵。佛僧不往。達之本兵。本兵亦復書過。舉後見督臣李汶疏云。趙總兵有人見臣面諭夷使。不許助賊。夷使不聽。昂然而出等語。諸將爲臣不平云。夷使在守備之前。尚然畏懼。豈有軍門諭之不聽。昂然而出之理。意欲臣辨。臣解之云。彼中旣啓此釁。知其必報。力不能禦。不得不預爲之地。諉罪于人。方可保功。于已我輩當各盡其道。不可發人陰私。惟嚴行各路密加偵探。如搯曾有一人一騎渡河。星火報知。一面上聞。一面革賞行勦。不許隱匿。自干欺罔。蓋臣之

遣通官論捨會止爲佛僧西行一次。其不助兵。則出彼本心。非臣止之。至于撫鎮等官。在山西例。該八月防秋。撫臣魏允貞。以其逼近延綏。知必有變。五月卽赴代州。多方督察。大同撫臣房守土地。鄰捨會。屢屢差官禁約。申飭各邊。宣府撫臣王象乾。相去稍遠。秣馬厲兵。以備變動。鎮道將領。繕守遣探。絡繹揭報。不敢贅陳。今套虜自七月十六日分路入犯。至八月初七日出境。二旬之間。捨會無一騎渡河。佛僧亦無西行。宰牙氣等之原住近彼者。亦時在水泉市易。安靜。

如故套虜逐日驅送所虜男女牲畜貨物回巢。擒會
無絲毫之得。虛實甚明。人所共見。豈有知套虜進兵
而不知擒會渡河。知被虜人畜若干。而不知虜衆之
三萬五千乎。是夷狄盜鈴。尚知掩耳。中國固有不掩
耳公然盜鈴者也。臣雖不才。平生思以功業報答聖
明。寧直之叛。自請爲陛下之將。葉夢熊等強臣同
住靈州。竟不之聽。孤身行間。冒犯矢石。總督魏學會
疏云。臣非監軍。乃用兵也。臣豈偷安畏戰之人哉。止
因人情險薄。欺罔成風。是非倒置。功罪混淆。故數年

以來忍默避禍不敢發一言任一事而一念耿耿朴
忠付之仰屋竊歎誰復知臣心乎若捨酋果陽順陰
逆諭之不聽自當明正其罪先革市賞以爲鼓士之
費卽不能堂堂正正聲罪致討而乘虛擣巢亦可如
別鎮之功其視誘而殺之尤爲有名虜卽報復亦不
過毀邊牆破窰寨踐禾稼盡虜人口財畜而已雖各
邊知之陛下何從知之乎今報功者其榮如此制
虜者其辱如此臣非不知而不爲者其故有三九邊
處處騷動惟宣大山西仗陛下威德稍安堵耳一

或啓釁則羽檄交馳重煩宵旰其不可一也宜大密
邇京陵非他鎮比欸貢以來軍民樂業時和年豐宗
祿糧差多出本土一被虜患軍雖得賞民不得耕必
請發內帑百費雜出將何取辦其不可二也椿曾雖
夷狄而受朝廷封爵卽臣子也臣子有過然後加罪
今指其助兵則不取指送佛僧則不送且言能借兵
以言激之本曾責以大義寧與爲讐夷狄如此所宜
嘉獎以勸忠順忍誣之爲罪乎其不可三也情激於
中不識忌諱不顧利害無任悚懼待罪之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五十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壁尚木 李 雯舒章

宋存標子建叅閱

楊宗伯奏疏

疏

楊道賓

海建二酋驗期違貢疏

海建二酋違貢

此主客邸馬公擬索呈也楊公題疏故狀于此
爲照國家方制萬里臣妾四夷而東北夷三種女直

乃肅慎舊疆亡金遺孽自永樂初年野人女直來朝

皇明經世編

楊宗伯疏

海建二

平露堂

其後海西建州女直悉境歸附乃設奴兒干都司統
轄所二百有四地面城站五十有八而官其酋長自
都督以至鎮撫許其貢市自開元以達京師除野人

去中國遠甚朝貢不常外其海西建州歲一遣人朝

人散建州 綽及海西之半州 歲西大千建州

貢海西一千建州五百歲以十月驗放入關如次年

正月終到者遼臣奏請定奪今自三十四年六月建

州海西先後到京進貢去訖至三十五年並無驗放

入關者候至今春尚無消息近見遼東總兵寧遠伯

李成梁巡撫右都御史趙楫會題本內明有奴酋不

肯進貢，捨了罷等語，事關職掌，合行題明等因到部。臣惟我皇上德合天地，兼覆華夷，凡滋肘行鼻飲之裔，咸遵世王歲享之常，何物奴酋，乃敢自外，冷據遼東，鎮撫諸臣會題前事，則情屬叵測，謀懷不軌，兵機屬在司馬，非臣所與，而朝貢屬在禮曹，有不容聽其不來，而置之不問者。臣伏讀太祖高皇帝祖訓首章有曰：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與師，致傷人命，切計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

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聖謨洋洋明見萬里。所謂胡
戎北則韃靼瓦剌東則兀良哈西則哈密也。自兀良
哈內附于洪武收爲三衛屬夷哈密納款于永樂藉
爲西域貢道而瓦剌卽俺荅一部亦卽歸誠于皇
上稱順義矣。惟是迤北韃靼東隣女直雄據塞外自
永樂九年女直內附我文皇帝卽設奴兒干都司
以羈縻之事。同三衛均資扞蔽者。蓋以金元世仇欲
其蠻夷自攻也。然必分女直爲三。又析衛所地站爲
二百六十二。各有雄長不使歸一者。蓋以犬羊異類。

欲其犬牙相制也。祖宗立法良有深意。今建州夷

酋奴兒哈赤既并毛憐等衛而取其印勅。又舉海西南關一帶衛所酋目。若卜占吉若猛骨孛羅等而有之。雖婚姻有所不恤。惟北關一帶。若那林孛羅與弟

金台等。竭力效守。以苟延旦夕。又聞其飾名妹捐重

粧以交懽。北虜夫國家本籍女直以制北虜而今已

然則當時所防者在。丁。遊。虜。中。固。約。神。西。共。滅。奴。而。與。之。賞。亦。非。過。計。也。

與北虜交通。本設海西以抗建州。而今已被建州吞

并且開原止許市馬。並無市參之令。而強市枯參。倍

勒高價。將官償之。則難堪。爭之。則啓釁。吞聲。腹血。忍

序養亂非一朝夕之故矣更聞奴兒哈赤與弟速兒哈赤皆多智習兵信賞必罰兼并族類妄自尊大卽有叩關入貢皆非真正海建之酋所索參價車銀盡入建酋兄弟之橐猶且厭薄賞賜明欲捨奪若復苟且結局隱忍偷安不將益輕中國勾連北虜耶此其志不小而憂方大耳臣閱金遼二史遼人嘗言女直兵若滿萬則不可敵當其始事甲士七千鴨河之役僅三千七百至者纔三之一而遼師遇之遂不復振今奴酋精兵業已三萬有奇况其老弱更多有之而

臣按隆慶間遼鎮圖籍馬步官軍實在八萬粒米豆艸而外。主客歲餉二十萬金。今稱堪戰精兵不滿八千。思之可爲寒心。毋論衆寡不敵。而士氣固已索然矣。說者曰。司農見今告匱。正餉且缺四月。增兵加餉。談何容易。王者不治夷狄。來不拒去不追。而可矣。此漢儒何休之言。似之而非也。夫使其一去而不來也。吾何必于追之。有如不以好來。而以惡來乎。則安得不追。而又安得不拒乎。故宋臣蘇轍著論非之曰。王者豈有不治夷狄者乎。吾欲來之。則來之。雖有欲去

者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去之，則去之。雖有欲來者，亦不可得而來也。而休欲其自來，而自去耶。此于制禦蠻夷之道，可謂深切著明矣。今據奴酋言動，已是自來自去景象。安得日挨一日，托言治以不治。臣愚以爲陛下仁同天覆，量並海涵，卽未遽興問罪之師，亦宜申以文告之詞，詰責所以違貢者何故。若其悔罪歸誠，特許自新，若其桀驁負固，亦宜暴其罪狀，革其爵賞，仍勅戶兵二部，從長計議，整頓兵餉，以耀威武，以防侵暴，則制人而非制于人，中國之體統尊而

外夷之觀聽肅矣。至于稅使可撤則撤，毋令彼伺釁而
我爲驅除。內帑可發則發，毋令我餘財而士呼庠。癸此尤
陛下自爲宗社疆圉至計也。

建酋兼併屬夷，憑凌屬國，罪狀已著。乞速頒文告，嚴飭武備，以遏亂萌事。

建酋背逆情形

本年三月初十日，本部具題，爲海建二酋踰期違貢，謹循職掌，據實題明，以請宸斷事。候旨未下，旋于

此亦馮公之奏也

三月二十五日，兵部接待聖諭一道，內有其遼東建酋不思國恩，不遵貢典，招亡納叛，意欲何爲，地切

陵京、豈容如此怠忽、該督撫鎮巡等官、務要申飭軍令、嚴戒將領、毋習故倭、尅以失軍心、毋自弛威嚴、以生戎心、若有疎虞、責有所歸、爾該部即便馬工行文、與他每知道等語、仰見 聖上雖未發部疏、而疏內夷情、已洞悉其本末、近該朝鮮國已故王李昞、遣陪臣柳澗等謝恩、而順賚虜情奏本、仍咨本部送司、大約謂萬曆三十四年二月間、該國將海首搶犯朝鮮事情具奏、請嚴勅奴酋、使之傳諭忽酋、隨准兵部題奉 聖旨、海夷搶犯朝鮮、查果是的、依擬差諭不許

侵殘屬國、欽遵移文該鎮、選差能幹通事前去宣諭
奴兒哈赤、務要恪遵天朝禁約、不得結連構釁、肆行
侵犯、于五月間、准遼東趙巡撫咨、已行分守道、責差

即趙檄也

委官宣諭本酋去後、今據該國各鎮節報虜情、自三
十五年三月初七日、至二十一日、凡六起、七月初二
日至十一月二十日、凡十四起、皆屬建酋奴兒哈赤
妄動情狀、或分軍爲三起、而分打時錢三寨諸胡、或
分軍爲二起、而搶掠沿江一帶胡落、或攻縣城酋胡
萬浩、則一城帶去無遺、或搶毛老黃古羅伊、則九處

併遭焚劫、或與忽刺溫相持于門巖上而取勝、則皆往返于慶源鎮之境、或攻忽刺溫、厚集于黑龍江、而用兵則約同事于虛叱界之地、或同老土部胡而來、說甲冑馬匹、藩胡三事、或向會寧五鎮、而各索往來、通好通事各一人、或撤水下胡人、而移置白頭山、復撤羅良介所好、乃土起而移住水下、候藩胡盡撤、形勢聯絡、然後進犯朝鮮、或遣精兵八千、船隻一千、而載運軍器芻糧、復造長梯半車、飛樓戰車、而多備兵器乾糧、待明春大動、兩起軍馬、直犯鏡城咸興、或進

攻回波部落而盡被屠殺仍搗忽巢而勢將納降或約攻朝鮮鎮堡以牽制北邊然後乘虛而直發徑路或遣四將領短甲步兵而已到山下或邀通事索刑鎮藩胡使無隱城內或以五十餘卒由鎮江邊內或以一百餘軍由鍾城鎮外或將奴軍三百自柔遠境而穿過穩城或驅藩胡累千自山外而督送奴窟封疆之界彼此截然而屢動兵衆過境江邊之夷原非所屬而盡數搬移入寨其不遵奉勅諭并吞桀驁之狀有不可言者卷查遼鎮自近日欽奉聖諭以後

在督臣則以爲顯逆未形。在鎮臣猶以爲顯惡未著。似無容私憂過計者。但朝鮮屬國也。豆滿江邊縣城諸胡。則朝鮮所屬。以備深處野人者也。向因海酋搶掠朝鮮。故使建酋傳諭之。今海酋復搶掠縣城諸胡。建酋不惟不救。而反吞噬之。又且勾野人而與之聯姻。令與江夷爲鬪。則目前雖無侵犯朝鮮。而日後誠有滋蔓難圖者。除咨行兵部外。相應呈堂復請等因。案呈到部。臣惟東北夷三種。女直。臣前疏備言之矣。野人。女直。從來朝貢不常。而建州海西。一向稟我約。

東。若朝鮮六道。北道咸鏡。則界豆滿江。而野人去北。
而。遙。西。道。平。安。則。界。鴨。綠。江。而。建。州。去。西。而。近。其。豆。
滿。隔。江。縣。城。雜。種。諸。胡。則。南。隣。朝。鮮。以。爲。唇。齒。而。北。
障。深。處。野。人。以。傳。聲。息。者。自。本。兵。曩。年。傳。聖。諭。于。

該鎮而撫臣趙楫差官宣諭所云毋得再擾朝鮮地
方搶劫該國近境胡種者卽指豆滿江外縣城諸種
而言也今縣城被劫于海夷求救于建酋則傳宣

聖諭正此其時今反令弟男擊破海酋軍兵席卷沿
江夷種其數不啻數千在海西宜遭其擊而在縣城

不更益其禍乎。猶未也。深處野人。朝貢既不常于中
國。聲息久不。至于江外。今無故而來。住十餘日。與沿
江諸夷興兵廝殺。仍與建酋締結親密。抑又何也。夫
聖上方令建酋傳諭海夷奉約。而今且舉縣城諸胡
而吞噬之。反與海夷構鬪。朝鮮方恃雜胡傳報野人
爲備。而今且勾深處野人而姻媿之。令在沿江廝殺
卽其弁髦。聖諭蹂躪屬國。勾連野人。遷徙諸胡。逆
已形矣。惡已著矣。而督鎮諸臣。猶然以爲未形未著。
豈以爲必抗旌犯順。鳴鐘向洛。乃稱顯逆。顯惡哉。然

督臣所云裁賴參價妄索降人尤屬恣肆既倍于

並與與索遠比

貢車減價者猶是本等虜情而至于鎮臣則將包參

玩奴前使之上大此既所余共否公直

索降罪狀盡行抹殺而一則曰適因講求驛造車價

未遂所欲入貢愆期若謂建酋違貢皆車價爲之祟

者夫車價非發端使然也廩給騎馬而外其始每車

束十夷裝每夷給一疋布若所謂恤差錢者而其後

折布爲銀索價至十七八兩以致豐潤等五驛牛頭

于大秀等通狀告救部咨該鎮撫臣議定每車十兩

且所告亦止五驛所減止數百金欲大願奢如奴酋

其不以數百金動色明矣。然而深謀狡計如奴酋。其特以數百金借詞。抑又明矣。且使邊將果能制其死命。卽分文不與。彼敢不貢乎。苟不能起其畏心。卽加倍與之。彼能不叛乎。故建酋之敢于不貢者。日無邊將當其前。而猶不敢于作逆者。心恐朝鮮擬其後也。計謂不滅朝鮮。則中國未易窺。不虜諸胡。則朝鮮未易滅。不搆海西。則利分。不連野人。則勢孤。而諸胡亦未易虜。故敢于遠貢。以明示其不足畏。而猶未敢遽行作逆。將以盡剪其所忌。而後收其不足畏之實効。

也。而或者見其兵未內向，遂以爲未形，未著可乎哉。且從古中國之于夷狄，必離其黨而分之，護其羣而存之，未有縱其蚕食，任其漁獵，以養其成，而付之于

此○此○輸○奴○首○二○一○一○始○于○事○後○其○先○之○言○也

無可奈何者也。請以漢事明之。漢武元狩二年，霍去病、皋蘭之捷，降異國三十二，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合四萬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故安定之屬治三水，上郡之屬治龜茲，天水之屬治勇士，五原之屬治蒲澤，張掖之屬治日勒是也。漢宣五鳳三年，匈奴諸王竝自立，分爲五單于，更相攻擊，因大乖亂。

單于閼氏子孫名王當戶以下，將衆五萬來降。歸我單于稱臣，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之。故西河之縣三十六，若美稷而北地之縣十九，若青山是也。不特此也。漢武遣張騫以通烏孫，則連屬三十六國。而遂斷其右臂。漢宣使鄭吉迎日逐，則都護五十五國。而盡并其北道。故終漢世，匈奴款塞來朝，史不絕書。而迄無夷狄之禍。國家法漢爲治，西則番僧番族，皆使之。係塞自効于右，而東則屬夷屬國，皆使之。守上自立于左，以扼虜之吭，而制其命。而今建酋違背祖訓。

擅并屬夷。旣并建州諸部。若寄住毛麟等。復并海西諸部。若卜占吉猛骨孛羅等。今又捨鹵縣城。勾連野人。凌轢朝鮮。若入無人之境地。大兵強。畜繁馬壯。其勢豈徒倔強塞外。妄自尊大而已乎。待時而動。乘釁而人。臣誠未知所稅駕耳。故海建二酋違貢。雖均而衷情實異。建酋奴兒哈赤。則意在自外。能貢而敢。不貢者也。海西北關諸酋。則隔在徼外。欲貢而無由得貢者也。海西南關諸酋。則俛在跨下。不復能貢。卽貢而亦非其故酋也。故漢固不可先過。而胡亦不宜

益進臣愚以爲陛下宜勅下兵部卽行該鎮督撫
備行文告威讓之詞明問併胡侵屬之罪仍一面速
撤稅監以絕遠人外向之心立捐內帑以裕邊將集
兵之用蓋財不徒聚所貴善用錢用盡更來機會一
失不可復追先發而制人則事逸而功倍陛下若
立捐百萬以委之該鎮而責其成功謂不坐收投骨
鬪狗之效者無是理也夫理餉戶臣職也遣使用兵
申傍驛遞樞臣職也臣禮曹職貢來則陳方物題賞
賜不來則任之已耳而日擊情形剝在膚足輒冒昧

陳其狂瞽伏惟 陛下留神以自爲宗社疆圉至計
臣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海建夷貢補至南壯部落未明謹遵例奏請乞
賜詰問以折狂謀事

海建夷情

主客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遼東巡撫趙
楫摠兵官李成梁會題朝貢事大畧稱遼陽管副摠
兵事叅將吳希漢于本年六月二十一日到撫順所
宣諭奴速二酋上邊豎碑宰馬盟誓遵依起貢即備
段布等物犒賞訖建州夷酋奴兒哈赤原貢夷人五

百名、分爲五起、從撫順關入、今有奴兒哈赤等、與兀勒等二起共二百名補進萬曆二十六七兩年雙貢、海西夷酋吾兒忽答見在建州寨內住牧原貢夷人三百六十三名、分爲四起、從廣順關入、今有看只木等、與莊台等二起、共三百二十一名、補進萬曆二十九三十兩年朝貢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隨該禮科叅看得、馭夷之道、來不拒、去不追、修其在我、聽其在彼、豈以去來爲重輕焉者、奴酋不貢、亦汲汲我備之、未修耳、孰爲此汲汲也、且講事要副將、是以我爲

乞盟矣。立碑鐫夷語，是酋自爲主盟矣。抑何桀黠若是。猥云貌故尊而體未失也。蓋亦自解云爾矣。酋氣日驕，我憂方長，竊恐入貢之爲曆辦也。一時耳目之觀聽，局詭焉。抄出酌之，通抄到部送司。案查會典，近年定海西每貢一千人，建州五百人。歲以十月初驗放入關，十二月終止。如次年正月以後到邊者，邊臣奏請得旨方准驗放。今自三十五年，並無驗放入關者。又二臣會題，有奴酋不肯進貢，捨了罷等語。故本部于三月間，曾以踰期違貢，據實題明。今據該鎮

會疏，奴速二酋盟誓補貢，則外夷已是回首而革面，中國何必吹毛而索瘢，但積聞建州夷酋定勅五百，卽奴速二酋兄弟是也。而海西一千，更分南北二關，萬曆十年，南關酋曰王台有勅七百道，北關酋曰遲家奴養家奴有勅三百道，王台歿而子猛古孛羅遂弱，其中軍伯虎赤以二百道投北關，而兩關各得五百矣。後南關愈弱，北關復併有一百三十七道，而南關止得三百六十三道矣。邇來建酋奴兒哈赤強盛，盡併南關而北關，那林孛羅等遂隔絕而不得復通。

建夷統之以奴得奉相別知貢養以益其強

本家走山途各實貢事俱八

中國今會疏所云海西夷酋吾兒忽答見在建州寨
內住牧原貢夷人三百六十三名者正建酋所併南
閩海酋數也故今日女直在建州以五百道併海西
南閩之三百六十三道而爲之八百六十三道在海
西北閩以三百道併南閩之三百三十七道而爲之
六百三十七道此番補貢名雖建州海西二種實則
建州冒海西南閩之勅而非閩海西不得與焉一海
西也南閩爲建州所併奪其勅而用之非閩爲建州
所隔有其勅而無所用今若謂中外汲汲于貢而莫

不詰從來惟是包荒以填溪壑勢必盡併北閩徐圖
內犯而欲恃兩片石以堅群醜盟則疎矣機宜本屬
兵部而朝貢實有司存貢既踰年例應請 旨仍須
行邊詰問要見疏內所云海西夷人亦肩隨而北向
者南閩乎北閩乎如係北閩那林孛羅等則兩種女
直皆補歲貢許之得矣如係南閩則何取中國之金
帛爲建酋冒領且使輕中國爲無人而任其玩弄也
相應呈堂題請等因案呈到部臣惟周書先王之制
蠻夷要服要服者貢先王之訓有不貢則修名序成

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讓不貢，於是乎有威讓之令。建酋吞噬海西，凌轢朝鮮，強裁參價，藉口車銀。該鎮合疏而請加兵，故臣部循職而詰違貢名之也。非急之也。正欲邊臣讓之也。非欲其寬之也。今該鎮疏稱中外汲汲于貢，彼且希冀，彼隨入質，卑詞屈請，立碑鑄誓，副將臨邊，貌故自尊，中國另碑，體亦未失。揔之中外急貢制馭之策，自不得不寬云者，其中有無遷就，科臣叅語已悉。臣不復問第問誰急之而誰寬之乎。至于一車十兩之裁，未及一行，而一十五兩

之增。旋咨兩部。但所爭不過五驛。而所費不過數百金。事有關於邊防。謀應聽之兵部。惟是國家際天所覆。悉主悉臣。豈以建酋之貢不貢爲重輕。特以朝鮮之警報嘗聞。而南閩之兼併有據。公然違貢以嘗試我。故不容置之不問耳。夫其違貢也。業已不諱其非。則其補貢也。又安可不逆其詐。內除撫順關所進奴兒哈赤等。兀勒等二起。原是建州。聽其到京補貢外。其廣順關所進海西夷酋。向有南北二關。要兒看只木等一百一十一名。柱台等一百一十名。果係何關。

夷種。如云南。閩則累代分土。何在緣。何住牧。建州。明是建酋吞併。何得冒勅頂賞。如云北閩。則經年久不通貢。何得一旦突來。亦必真正北酋。方准一體驗放。夫夷狄自相攻擊。見謂中國之利。可收漁人之功。然詳繹成祖文皇帝所以分女直爲三。又析衛所地。站爲二百六十二。而使其各自雄長。不相歸一者。正謂中國之于夷狄。必離其黨而分之。護其羣而存之。未有縱其蚕食。任其漁獵。以養其成。而付之無可奈何者也。臣禮曹職貢。苟幸其來。驗勅書題賞賜。則亦

可以了事。惟思踰年違貢而復來。宜有以折其奸謀。而裁其橫索。則其貢庶幾堅而可恃。伏乞 陛下勅下兵部。速行該鎮邊臣。詰問明白。始放入關。毋徒惟其所欲。而莫之誰何。則邊圉幸甚。

東夷併貢宜籌西戎領賞有例乞酌定入京留邊之數以懷遠安內事

貢夷人數

主客清吏司案呈。女直館歲貢夷酋。建州五百。海西一千。共一千五百人。近該遼東撫鎮衙門會題朝貢事。內稱建州奴兒哈赤等二起。共二百名。自撫順關

入海西看只木等二起共二百二十一名自廣須闕入又准順天巡撫咨報八月二十五日建州等衛二百名入闕九月初二日又報建州等衛一百六十名入闕以八月二十五日所報之數合于前疏則九月初二日之數係加添者摠之爲五百八十一名矣及女直館序班李惟葵自遼東差回因問以順天撫臣咨數何以異于遼東撫鎮所題惟葵答云撫鎮題數是的近因奴兒哈赤欲將建州應貢人數攬先入貢復報一百六十名入闕故海西二百二十一名見住

廣寧守候五十日矣。隨于邸報見廣西道御史畢懋康爲夷貢人數過多內地防範宜密懇乞 聖明先事預防以弭彘端以尊國體事尚未奉 旨。又該本司提督二館主事洪世俊爲外夷入貢伊邇內地料理當周敬陳預備事宜以輯夷情以弭叵測事呈部送司兩詞雖異其意皆欲將一千五百貢夷暫置重鎮分作三番遞相出入者皆屬思患預防委宜從長籌畫隨查往牒建州海西歲該一千五百人貢而每歲實未有如數而至者。故今海西尚補萬曆二十九

三十年貢而建州尚補二十六二十七年貢今建州
初報二百自是舊規而復報一百六十又欲爭處浙
西之先若使海西二百二十一名久留廣寧必待建
州完事而後入則守候之苦不言可知况所報止是
一閩尚有一閩未到若其續到又將何以處之夫屬
夷不貢固當行威讓之令而及其補貢又當加體悉
之仁備查會典西北番戎海南琉球其初亦皆悉衆
入貢彼此困疲自嘉靖四十二年隆慶三年始著爲
令而華夷胥賴之都督如哈密畏兀二府指揮若罕

東赤斤月氏三衛皆五年貢三十人起送十三人烏
思藏若闡教五王招討若朶甘直管二司皆三年貢
一千人安撫若董卜韓胡別思寨俱三年貢一千七
百三十五人雜谷司三年貢一千二百七十四人內
皆一半全賞京給一半減賞省給而止皆于全賞內
起送八人若護教王三年貢七百七十五人而止于
一半全賞內起送六人安撫若長河等司三年貢三
百三十六人自威茂入者若打喇兒三年貢二百五
十人達思蠻三年貢四百二十八人長貢司三年貢

三百人。禡怯刊寺三年貢二百五十人。而皆于一半全賞內起送四人。自洮岷入者。若番族大則起送四五人。小則一二人。餘皆留邊聽賞。卽如琉球近該福建撫臣報稱補二年一貢亦止以一十三人入京。餘皆在福建候賞。此豈獨爲中國郵傳計哉。四方風氣異宜。他鄉水土難調。往往有道歿而不得歸者。故留邊聽賞夷亦便之。國家臣妾四夷。非虜若順義王。一向在邊領賞。並無一虜入京。卽自北而西而南。無不量行起送。以表來享之誠。而餘悉留邊。以遂如歸之

願何獨于東夷而不一視同仁。令無比照前例量行起送。餘悉保邊。但付勅書齎驗。照常臨邊宴賞。則行者免跋涉之勞。守者免伺候之苦。其于中國防費更勿論矣。等因到部。臣惟國家旣以朶顏三衛處屬夷矣。卽東北如肅慎而不吝爵。以都督賜以金幣。歲使千五百人。奔命恐後。奉正朔。惟謹者。豈果利其楛矢石弩哉。此輩本非孝子順孫。各有部落種類。致其頭目。十此所以消其侵軼于彼也。邇來承平日久。禁網漸疎。夷酋養安貴倨。閑隘驗放不真。來非貴種。多雜

奴丁第取驗勅爲信。略示羈縻爲策。但使稱貢之恐
後亦當處置之得宜。况建州何以宜先。而海西何以
宜後。不來何以讓之。而既來又何以阻之。今據所引
西南番戎事例論貢期遠者五年。而近者三年。或二
年。未有一年一貢者也。論貢額則應貢之多。至一千
七百三十五人。而起送之少。至一二人。未有盡一千
五百人而俱赴京師者也。今卽不宜苛爲之限。大約
十人之內。一人赴京。或照衛所以擇酋長。或留本賞
而送加賞來者帶勅併驗。驗後一體題賞。仍照北虜

事例。令序班同伴送將應得賞賜齋赴途東撫鎮衙門。連勅唱給設宴管待。先令邊臣宣諭酋長。爾等各効忠順。一齊進貢。朝廷不吝犒賞。但念到邊守候焦煩。而沿路奔馳辛苦。目今長途。天氣寒凜。夏月京師暑雨又多。疾疫風霜。皆爲爾慮。今後可避嚴冬盛夏之期。各遵春朝秋請之制。建州海西南北三種。春秋皆以二百五十爲率。如正七月爲建州。則二八月爲非關。而三九月爲南關。按期如數而至。邊臣聽以二十五人入京。餘俱留邊聽賞。該鎮務要安插停妥。

時加優給。俟入京者到邊。一齊宴賞發回。如有先期
進數而至者。一一阻回。縱容混入者。悉聽叅究。目下
如海西一起。未曾入京者。卽照例處分。今撫按鎮臣
皆新奉簡書。正堪整頓。伏乞 勅下兵部查照。卽行
該鎮遵照施行。則既普 朝廷柔遠之惠。益堅諸夷
向化之誠。而內地之防。自皆可無慮矣。

陪京災沴異常天心仁愛彌切疏

國災修省

南京禮部等衙門各揭帖開稱。爲留京水災異常。天
心譴告宜懼。懇乞 聖明亟修實政。以圖消弭事。臣

讀之不勝悚懼、攷之故典、淫雨不收、水流國邑、厥應甚鉅、傳曰、陰氣盛也、水涌爲災、災而入城市、沿街衢、則又異、災而見于皇祖龍飛之地、奉先殿大庖厨、禦行滄漫、則尤爲異、蓋去歲京師水災、內而禁地、外而官民廬舍、無不傾圮、而今歲陪京亦復如是、天意若曰、輦轂示災、旣不爲動、舊京爲皇祖肇基、再加譴告、能無懼乎、臣等蓋知天心之仁愛、皇上無已時也、三吳根本重地、財賦隩區、人心皇皇、禍變將起、修事修救、各有司存、無俟臣贅、臣禮官也、雨暘不時

咎在臣等、除循往例恭候。命下、百官素服三日、痛加修省以祗天戒外、竊惟 皇上天之宗子、一敬一肆呼吸相通、臣等萬心之所計慮、不如 皇上之一轉念、萬手之所拮据、不如 皇上之一舉筆、今時政廢墜、 聖心豈不明灼、但 聖斷未決耳、如朝講當親、大僚當補、考選當下、廢棄當舉、邊餉當處、閩部言之、既詳、既懇、間亦屢奉明諭、一則曰、卽俟簡發、一則曰、稍待簡發、夫卽則不必俟、稍待則不宜久而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其將何時、臣雖更有條列、無能加于

閣臣之詳懇，但祈卽聖心所已明者，斷而行之，無使人謂天語煌煌，徒爲擔延時日之資，則幸矣。顧臣等愚慮，竊謂禍必有基，不大破其積習，口舌之爭，能得有幾。譬之病必有根，不疏通其脈絡，標急之治，終難霍然。臣等敢謹摘今日釀禍之源，列爲五款。皇上必銳意改圖而修省之，實效可冀焉。一曰，葆清明。平旦之氣，以澄聖衷。臣聞古帝王未明求衣，非但勤事，良以嚮明之際，萬慮俱澄。孟子夜氣之說，正爲此耳。皇上深居靜攝，念何嘗一日不在萬幾。然臣

等側聞宮中起居，夜盡方寢。日旰未起。夫時值嚮暎，陰濁用事，况至夜分，神疲氣倦，於此時而有裁決，安得合宜。迨及平旦，正 聖心清明之會，而反就燕息，牀第消磨，起視日晷，又將向晦矣。則氣何由澄，神何由定，嗜好所以蔽錮，喜怒所以多偏，忠讜所以難入，批發所以愆期，外廷諸臣，見爲 皇上之忘天下，而不知夙興夜寐之間，蹉跎許多大事也。以 皇上神聖，遠邁虞周，誠試鷄鳴而思，待旦而行，則必知蠱惑如高淮，決不可不誅，稅監決不可不撤，循吏如滿朝

薦無辜如王邦才等，決不可不宥。雖未卽視朝，而神
謨雄斷，當不崇朝而馳萬里，是謂天心復，而陰濁有
不澄者否矣。一曰每月召閣部大臣入對，以決壅鬱
夫耳目聽覩，則是非較然。筆札傳聞，則疑信互半。閣
部諸臣，皇上所與共圖國事也。而比年以來，天
顏日遠，股肱心膂，日見隔絕。憂危深心，既未易悉之。
簡牘補綴屢奏，又未易徹之。旒旌上不見緩急之形。
則欲行而輒止，下未得要領之端。則愈揣而愈疑。政
事蠱廢，人情猜阻。職此之由，以皇上之寬仁明察。

若使天下事得一一指數于前。裁決何難。况一月一御便殿。聖躬亦不爲勞。一召便有多官。則私言無從蔽隱。非止情事了然。抑且人品洞燭。一日之間。改觀易聽。政事必然精采。人心必然聳動。是謂泰交成。而陰沴有不消者否矣。一曰復章奏批發之規。以尊主權。往時章奏之下。皆有定期。但有從與不從。並無下與不下。留中之起。蓋或事有難處。意有不便。以爲且一留中。可泯形跡。杜口語。然亦偶一爲之耳。豈意此端既開。遂成否鬱。至于今下者爲曠典。不下者爲

常事。皇上見爲行止自由。大權在手。不知章奏之入。既不必其出。則入又安必其入。入而不出。皇上主之矣。入而不入。竟誰主之。况批紅覆奏。轉展遲速之際。能無煬灶之奸。臣恐權之潛移而不自知也。願皇上察此情形。斷自聖心。勒定期限。或幾日送票。幾日批發。倘有不當。明示駁正。行止遲速。顯然與天下共睹。斷絕留中之故政。庶左右不得上下其手。主權不至旁落於人。是謂乾剛奮。而陰翳有不決者否矣。一曰慎內批中發之旨。以杜羣疑。我皇祖設閣臣

所以備顧問代絲綸也。凡有章疏必擬自閣臣。取自上裁庶萬幾不煩而理。而今有不由閣票徑從中出者矣。如近日考選一事。兩奉中旨。有部寺相訐言公言私之語。是果出聖意乎。則威福自由。何不登時處分。乃徒屢形詔旨。經年未決。若非出聖意。則誰授此旨。以落紛紜之疑。又如近日三閣臣同上辭疏。一從內票。二發閣票。如謂內批特眷乎。則諫行言聽。斯謂有禮。便當亟免考選之請。何僅曰卽俟簡發。若非出特眷。則又何取內批。以隆虛拘之數。矧

皇上久處深宮，是非邪正未易懸斷，前後左右豈無

窺矚當此

主聖時明，固無庸過慮，萬一相沿日久

此言不驗于神廟而于庶物

矯旨之奸，流毒搢紳，則今日開端貽禍不淺，臣願

皇上留神章奏，悉發閣擬，而後裁決，聞有時出聖

意，亦祇傳諭閣臣，自能將順，庶善同歸，君遇無所諉

譬，則大明當空，而陰魔有不伏者否矣！一日去形跡

體面之套，以振事功，夫蕭規曹隨，原非顧體面，韓

范富歐上殿相爭如虎，亦何嘗計形跡乎？乃數年來

閣部事體，盡成圈套，大小臣工務爲雷同，政事弊乘

極矣。稍振刷則慮相形人情繞指象矣。稍挺立則咤
爲異。目因循以長厚。避嫌怨而若浼。坐視天下有卷
癩自潰之形。而使志士抱載胥及溺之恨。則人心安
得不離。士習安得不靡。邊圉將吏安得頗牧之賢。遺
佚諸臣。又安得弓旌之望哉。臣願 皇上勅閣部大
臣。以及庶官。務破拘攣廓然與天下更始。期以一德
一心爲寅恭。無認以水濟火爲和。同譬則雷厲風而
陰鬱有不通者否矣。此五者積習既久。釀禍實深。朝
講之不親。大僚之不補。考選之不下。廢棄之不起。邊

餉之不處，以至紀綱盡弛，法庶俱廢，智士蒿自而憂，直臣腐吻而諍，而若罔聞也者，祇由此一線之路，未通未閉耳。今天變已極，事勢之窮蹙已極，皇上不及此時省覽，臣疏加意改圖，臣恐天下安危未可知也。